

流年故影

武亚中

收拾旧物时,发现一只晚报的信封,从里面抽出一张稿酬通知单,记不清当年为何没去报社领取。这是20多年前的深秋,我陪同父亲重返苏州后写的《回望东山》。遗憾的是,文稿刊出时,他已辞世。好在之前发表的《同里印象》《走过黎里》他是读过的,算是对他一生无法排遣的江南情结有一丝慰藉吧。

有一年夏天,我回到小时候住过的地方,自父亲走后,这里再未踏足。门前的水杉当年还是一棵小树,20年倏忽而过,它早已参天入云。我手抚着褐色的树干,像抚着那些过去的年月。旧地物是人非,唯有满树绿荫,似乎在默默怀想故人。

细碎往事透过枝叶簌簌飘落,父亲的前半生在一份泛黄的履历表里慢慢浮现。

在我前30年的人生里,与他共处的日子并不多,只知道他早年在苏州工作,除此之外,其余往事我了解甚少。父亲出生于战乱年代,新中国成立初期南下太湖,参加革命。满怀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、对新生活的无比憧憬,他的足迹遍布东山、西山、角直、木渎等太湖流域多个古镇,是那一代建设者的缩影。太湖

之水灌溉了他的整个青春,江南早已作为一个符号,成为他心里不可磨灭的印迹。

有一年暑假的一个傍晚,父亲突然和我说起:他和我母亲初次相见,是在苏州的东山。当年母亲跟随外祖母,来看望在东山工作的外祖父,和父亲不期而遇。祖父和外祖父早年在江南相识,又是同乡,顺理成章地结为儿女亲家。

前几年晚报征集老照片,重阳节那天的报上登出父母合影,父亲英俊儒雅,母亲端庄秀丽——正青春。

挥别江南烟雨,奔赴苏北热土。10年后,父亲积极响应号召,扎根苏北,30余年满怀热忱投身地方建设。他在一本日记的扉页上赫然写着“把一切献给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”,里页多处有“为人民服务”“中国人民公安部队”等字样。他早年接受的是私塾教育,参加工作后从未放弃过学习,除了写得一手好毛笔字,钢笔字行文流畅,感情真挚,还曾有短文发表在报上。

身为大家庭的长兄,父亲早早扛起整个家族的重担,亲人冷暖牵挂于心。有一年冬天,我穿了一件中式蓝印花袄,他便说起往事:少时家里开过染坊,

染的就是这种蓝印花布,底色浓得化不开。山海千里,关山迢迢,亲人们旅居各地——北京、东北、西南、中原,父亲和他们常年书信联系,封封家书,纸短情长。堂姑母独自拉扯一双儿女生活,父亲出差去唐山,特地抽空登门探望。15年后,兄妹重逢于洛阳,看到鬓已染霜的长兄,姑母竟潸然落泪。

我珍藏着数十本连环画,空闲时会拿出来翻阅。我5岁那年,父亲为我买了第一本连环画《种子》,描绘的是红小兵智斗老地主、守护集体良种的故事,价格9分钱,那似乎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。有一次,他一下子买回8本电影连环画,其中有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《巴山夜雨》《沙鸥》《小街》。一册册精美的书页,装点了我的整个童年。当年捧读时的欢喜,至今历历在目。

回溯父亲平凡厚重的人生境遇,年少背井,半生耕耘,寥寥数语道不尽平生过往。他宽厚纯良的秉性,隐藏着质朴的生活信仰,仿佛是一种精神指向,令我心怀明澈。江南烟雨、庭前绿荫、笔端墨痕、帧帧图景……那些散落在旧时光里的片片温情,皆是岁月最珍贵的馈赠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(接上期)

吕思正要出言教训,绿衣女子忽地大声哭道:“你欺负我。”吕思见她如此撒泼,怒斥道:“你不要胡说,谁欺负你了。今日只是略惩小戒,日后若再敢如此飞扬跋扈,我定不轻饶。”

忽有两匹白色骏马由远而近飞奔而来,未等骏马停稳,马上已飞身纵下两名身着白色锦衣的少年。两名少年半跪在绿衣少女身侧,焦急地问道:“小师妹,你没事儿吧?”

绿衣少女捂着脸哭道:“你们怎么才来,我被人家欺负啦,你们都不管我。”两名少年惶急道:“小师妹千万不要生气,你伤着没有?”

绿衣少女怒道:“你们净问些没用的,还不替我报仇。”两名少年齐声问道:“是谁伤的你?”

绿衣少女伸手向吕思指去:“就是这个臭小子!”话一说完,她顿时呆了,竟忘记收回手指。刚才她与吕思只顾着打斗,根本没有时间瞧清对方的相貌,现在吕思的面容清清楚楚地呈现在眼前,她只觉得心跳加速,面色发红,心中犹如小鹿乱撞,这种感觉是她平生从未有过的。

两名少年站起身来,其中一个白面长脸的男子手持长剑向吕思道:“你这小子不想活了是吗?识相的赶紧给我小师妹叩头赔礼道歉,争取她的原谅,否则我一剑刺死你。”

另一个大眼高鼻少年怒道:“这小子把小师妹伤成这样,岂可轻易放过,总要打到他跪地求饶才是。”说完,挥掌向吕思攻去,掌风凌厉,刚猛异常。

吕思催动内力使出紫竹神功相迎。大眼高鼻少年的掌力被吕思引得偏离了方向,将路边一棵碗口般粗细的杨树居中震断。

绿衣少女大声提醒道:“大师哥,用铜铜!”

“多谢师妹提醒!”大眼高鼻少年抽出铜铜向吕思攻去。二人你来我往,斗了二十余个回合仍不分胜负,大眼高鼻少年久战不胜,心中焦躁起来,便将全身内力都运在铜铜上,使出绝招铜铜重重向吕思攻去。吕思使出绝招相迎。随着大眼高鼻少年的一声痛呼,铜铜已被吕思震得脱手飞出,鲜血自他的手掌缓缓流出。

绿衣少女非但没有对大眼高鼻少年流露出半分关切之色,反而拍手向吕思赞道:“好功夫!”

大眼高鼻少年脸色绯红,垂首回到绿衣少女身前羞愧难当道:“小师妹,我……”

绿衣少女不耐烦道:“别烦我了,就知道你没用!”转向白面长脸少年道:“二师兄,看你的了!”

白面长脸少年不傻,他早已看出吕思神功盖世,自己绝非敌手,心中想道:“这小子当真怪异得很,论武功,师傅在江湖中位列第三,我们师兄弟自小便跟着他老人家勤习武功,虽不敢说武功超凡入圣,但怎么也能跻身一流高手之列。这小子与我们年纪相仿,武功为何如此高强,莫非他是北斗仙尊黄申或是紫薇仙尊吕紫薇的徒弟?”想到此处,向吕思问道:“请问阁下,尊师可是三仙之一?”

吕思微笑道:“我的师傅多了,不过并没有你口中所说的三仙。你问来做什么?”

白面长脸少年道:“既然阁下不愿意说,我也不好勉强,今日休怪我得罪了。”说完抽出弯刀,使出绝学向吕思攻击。

吕思脚踏华星韵步配以紫竹神功迎战。白面长脸少年见吕思赤手空拳与自己对战,显然不将自己放在眼里,心中气急,将弯刀舞得呼呼生风,每一刀都向吕思的要害部位砍去。

吕思身影如电,掌法变化万千,三十招未过,白面长脸少年已是只有招架之力了。突听吕思喝道:“脱手!”话声未落,白面长脸少年的弯刀已被吕思夺在手中。

白面长脸少年羞愧难当,呆若木鸡立在原地。绿衣少女叫道:“你们俩都是废物,以后再也不理你们了!”

吕思向绿衣少女喝道:“你这丫头甚是可恶,他们终究是你的师兄,而且也是为了你才强行出头,你不感激也就罢了,怎可如此羞辱他们。”

“你放肆!”两名少年几乎同时开口斥责吕思。大眼高鼻少年道:“今日之事只怪我学艺不精,你怎可责怪小师妹?”

白面长脸少年道:“士可杀不可辱,你若再敢欺我小师妹,我就和你拼了!”

此时,围观之人越聚越多,人们议论纷纷。

(未完待续)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

哇半角,豆一棚

李玉婷

前几天,同事老范在手机上神秘兮兮地给我看了一张照片。乍一瞧,只见满屏绿意扑面而来,仔细一看,这片绿意下居然另有乾坤。几根银色钢管插得整整齐齐,四季豆细细的藤蔓绕上去,嫩叶子东一簇西一簇地铺开,四季豆垂落下来,像一串串翠绿的风铃挂满了架子。那些大个子,神气活现地挂在藤枝上荡来晃去;还有几个胖得跟小冬瓜似的,把藤蔓都压弯了腰,热热闹闹的丰收景象。

老范嘴角都快咧到耳朵根:“每天回家看见这一小片绿,蹲那儿摸摸豆子,心里头那点烦躁全散了。”我忽然明白,写字楼里困久了,谁心底没攒着想种点什么的念想呢。

老范这方寸阳台上的绿意,让我想起电视剧《小巷人家》里的小菜园。

宋莹和黄玲两家为了省钱,硬是在院子角辟出一块地。两个男人,竹竿搭竹竿,叮叮当当忙活了一下午,搭出个歪歪扭扭的架子。入夏后,绿色的藤蔓悄然爬满了架子,垂挂下一条条蜿蜒如蛇、缀着白斑的瓜。风一吹,丝瓜晃晃悠悠,叶子沙沙响。黄玲看着这满藤的丝瓜,眼睛都乐得眯起来。夏天藤蔓长得密实,傍晚夕阳斜照,两家人把小饭桌搬到院子里,边扒拉米饭边拍蚊子。这块巴掌大的菜园,让日子过得没那么紧,也让院子里一年到头有了点盼头。

把种菜这件事再往慢里过,大概就成了《人生果实》里那对老夫妻的样子。

菜园不大,但整整齐齐,种了几十种菜和水果。阳光灿烂的午后,丈夫蹲在菜畦边,手里捏着一只旧刷子。他眯起眼睛,对着阳光端详木牌上刚刚刷的黄色漆,妻子站在他身后看了一会儿,弯下腰,挎着竹篮,挨个瞅过去。看见一根黄瓜长得正好,她轻轻一拧,黄瓜就落进掌心。她把黄瓜高高举起,冲丈夫晃了晃。这些东西拎回厨房,做成果酱,烤成蛋糕,端上餐桌变成热乎乎的一日三餐。风吹落叶,落叶沤肥,肥又养出新菜。生命就在那一方小小的天地里,温情地转着圈。

哇半角,豆一棚,不过是几根藤蔓、一把泥土的事。可就是这点微不足道的绿意,让人在忙碌的间隙里,能踏踏实实地喘口气。